

毕业生代表杨润润在 2020 届毕业生欢送典礼上的发言

亲爱的老师们、同学们：

很荣幸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毕业典礼上发言。

相逢也是在夏天，满怀期待地推开 32 号楼 560 寝室的房门，大学生活就从这里悄然开启。每一次兴奋的夜聊，每一次艰难的早起，时光在周而复始中渐行渐远。我曾无数次设想离开的场景，是狂欢的派对、放纵的离歌，还是一场含泪的挥别？可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寒假前那一次匆匆锁上房门，转身竟成了与它最后一次的擦肩而过。然而，半年来，我又好像从未离开那间寝室。室友频频发来自制的辛拉面和麻辣香锅的照片，隔着手机屏似乎又闻到了农园和学五合利屋的味道。当老师成了主播，Zoom 时不时卡顿，群里那些打 call 和吐槽，一如每晚听着上铺传来均匀呼吸才会戛然而止的讨论。有同学处，便有校园在，无论相距多远、见与不见。

法学院也像那间朝息相处的寝室，想说再见却不能回到它身边。多想在那鹅黄色的灯光下，再约一次法图自习，多想手举毕业论文与獬豸石雕合张影，又多想再齐诵一次“大学堂开，法律门启，安邦济世，正义恒立”。云毕业，心在线，少了许多道别的仪式感，却更能体会到法学院于我们的生命之重。四年前，听着学长学姐滔滔不绝地讲起“传说中的不死鸟”和“爱的春夏秋冬”，会是那样一种好奇和羡慕；而很快，我们也有了讲给学弟学妹的校园故事。那是法理课在静园草坪上读过的“你灵魂的欲望是你命运的先知”；那是行政法课上关于“单双号限行”引发的权益讨论；也是刑法课的故事里那个为“权利而斗争”的“不良少年”。我们还会讲起，凯原楼地下 101 法律咨询室里坚持了四年的法律援助。这间冬天暖气不足的小屋里，每每支撑我们的，不仅是厚厚的羽绒服和熊本熊外套，更是心中法律人燃烧的赤诚。还有，在陈明楼、在“全家”、在“最美时光”，多少次为了模法案例、民案作业甚至一个社会问题争得面红耳赤、辩得口干舌燥。每每争辩的，远不止是一次的输赢对错，而是法律人捍卫初心的执著。志同道合，虽历久而弥坚。心之所向，即是家园，北大法学院永远是我们共有的家园；感谢可亲可敬的老师们，请你们放心，无论走出多远，我们始终会是那个为公平正义而辩的少年。

难以割舍的，更有联结起我们青葱岁月的北大情结。每当走过一座座大师的雕像，讲起一位位知名的校友，总会思考，这所大学是靠什么磨砺出了这样的优秀与卓越。直到这次疫情，我们才更加明白，优秀的光环，靠得不仅是象牙塔里的闭门修

炼。只要拥有担当社会责任的勇气，平凡中也会有闪光的非凡。从湖北返校的同学都在惊叹宿舍的整洁，是宿管阿姨帮我们浇花，为我们扔掉腐烂的零食，重新布置了门厅装饰。这些天，为了和在校同学一起帮我们收拾宿舍的行李，好几位上了年纪的楼长阿姨每天冒着酷暑，在宿舍的楼梯爬上爬下几十次。他们被汗水打湿衣衫却依旧专注的背影，也是一个个默默努力着的北大人的缩影。还有，校园之外，那些逆行的志愿者，执甲的白衣天使，烈日下奔波的快递小哥，他们其实都和我们在一起，相互扶助，相互守望。

亚里士多德说，城邦不仅仅是城墙围合起来的封闭空间，更是人的共同体。这个共同体里，公民分享权利、分担义务，更用其人格塑造出共同体的灵魂。一座学府、一所学院，也不仅是围墙之内的空间和身在其中的时间，更是因信念和认同构成的有生命力、传承力的共同体。走进社会也是如此，与其说今天的仪式是一场与母校的话别，不如说是一个集体的新的远行。愿若干年后，有一天我们从梦中醒来，窗外吹过的微风和温柔的月光，仍会让我们恍然间又想起那间寝室，耳畔又会响起 129 曾经唱过的那首歌，“向前走，不必害怕；人生道路上，我们是骄傲的探险家！”